

粵西十縣市
粵方言
調查報告

A SURVEY OF
YUE DIALECTS
IN WEST
GUANGDONG

詹伯慧 張日昇

暨南大學出版社

· 廣東省社會科學“八五”規劃項目 ·

粵西十縣市粵方言調查報告

A Survey of Yue Dialects in
West Guangdong

主 編 Chief Editors
詹伯慧 Zhan Bohui
張日昇 Cheung Yat - shing
編 纂 Editors

(按筆劃順序)

甘於恩	Gan Yu' en
伍 巍	Wu Wei
邵 宜	Shao Yi
邵慧君	Shao Huijun
陳瑞端	Chan Sui - tuen
陳曉錦	Chen Xiaojin
張曉山	Zhang Xiaoshan
張群顯	Cheung Kwan - hin

暨南大學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本書是粵西地區十個粵語點的調查報告，與《粵北十縣市粵方言調查報告》為姊妹篇。兩位主編在“七五”期間勝利完成對珠江三角洲方言的調查，出版了三卷本150萬字《珠江三角洲方言調查報告》的基礎上，繼續組織調查隊伍開展對廣東北江、西江流域的方言調查。調查組在深入粵西地區進行粵語調查，記錄了大量語料之後，爬梳剔抉，歸納分析，比較全面而系統地掌握了粵西地區十縣（市）粵語的現狀，整理成這本從總體上描寫、比較粵西地區粵語面貌的專著，作為廣東省社會科學“八九”規劃重點課題的成果出版。

本書內容包括對粵西地區人文地理概況和方言分布的介紹，十個縣（市）粵語語音的描寫及其與廣州音系的比較，詞匯、語法特征的簡要敘述，並對十個縣（市）的字音和詞匯加以列表對照，同時還從方言地理學的角度繪制了幾幅顯示語言特征分布情況的方言地圖。最後，本書還選錄了各調查點的一些語料，有助於讀者從中略窺方言的整體面貌。

本書內容豐富翔實，體例完美，對認識粵西地區方言，推動方言研究工作，促進語文教學和推廣普通話工作都將發揮積極的作用。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粵西十縣市粵方言調查報告／詹伯慧 張日昇．—廣州：
暨南大學出版社，1998.12
ISBN 7-81029-725-2

I．粵…
II．①詹…②張…
III．方言學
IV．H07

暨南大學出版社出版
廣東省新華書店經銷
廣東省农垦总局印刷厂印刷
開本：787×1092 1/16 印張：51.625 字數：132萬字
1998年12月第1版 1998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000冊
ISBN 7-81029-725-2
H·89 定價：100.00元

ABSTRACT

A dialect survey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 was conducted in 1986-90 and resulted in a three-volume report published in 1987-90. As a sequel to that one, a survey is being conducted in the North and West of Guangdong. This survey was started in 1992, and concentrates on Yue dialects only.

This survey is a joint project of the Jinan University of Guangzhou and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It is co-sponsored by the 8th 5-year Social Sciences Research Programmes of Guangdong Province, the Special Fund for Exchange with China of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and the Departmental Research Fund of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 Bilingual Studies, also of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The present volume is the second of a two-volume report on the 1992-93 survey. It covers 10 locations in West Guangdong: urban Zhaoqing and counties Guangning, Sihui, Huaiji, Fengkai, Yunfu, Xinxing, Loding and Yunan.

Chapter One is an overview of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Yue dialects along the reaches of the Xijiang River.

Chapter Two describes the respective phonologies of the 10 dialects.

Chapter Three compares the phonologies of the 10 dialects with Cantonese. It includes a vast comparative morpheme-syllabary of 3810 monosyllabic morphemes, with additional entries for Middle Chinese and Modern Beijing for the sake of comparison.

Chapter Four compares the lexis and syntax of the 10 dialects with those of Cantonese. It includes a vast comparative lexicon of 1248 items, with additional entries for Putonghua for the sake of comparison and reference.

Chapter Five is composed of a series of maps each showing a set of isoglosses pertaining to a particular taxonomic parameter for the purpose of distinguishing and classifying the dialects.

Chapter Six presents, in both Chinese characters and the IPA, transcriptions of selective materials of spontaneous discourse for all the 10 dialects.

To facilitate reading, the following editorial principles must be noted:

1. The IPA is used for pronunciation transcription, with the numerical version of the 5-point system for the transcription of tone. For example, 55 stands for high level, 53 a fall from high to mid-level, etc.
2. *Wen-bai* (or literary versus colloquial) pronunciation alternations are indicated by a single underscore for *bai* and a double underscore for *wen*. For pronunciation alternation due to lexical semantic change, the context in which an alternation takes place is provided in smaller typeface next to the Chinese character concerned. In case of pronunciation modification, only the actual pronunciation after modification is given.
3. For consistency and easy comparison, the principles for phonological analysis as well as the phonological systems of Cantonese and Beijing used in *A Survey of Dialect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are adopted in the present report without modification.
4. The principle governing the use of Chinese characters for the representation of dialectal lexical items is also adopted from *A Survey of Dialect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No attempt is made to rediscover the "original characters", and the characters used by the masses in daily life are followed.

前言

今年是“八五”規劃(1991-1995)的最後一年，再過兩個多月，就要進入“九五”時期了。這本《粵西十縣市粵方言調查報告》在此時定稿付梓，意味着經過幾年的辛勤勞動，我們業已如期完成廣東省社會科學“八五”規劃重點項目“廣東省北江流域、西江流域粵方言調查”中從調查研究到編纂成書的全部任務。這本一百多萬字的《調查報告》，不但凝聚着課題組全體成員的汗水和心血，也凝聚着多少關注着我們的事業，支持着我們事業的朋友們的深情厚誼。在這《調查報告》宣告殺青，可以“抖一啖氣”(“鬆一口氣”)的時刻，作為項目的主持人和《調查報告》的主編，我們在欣喜之際，想到要說的第一句話就是謝謝，再謝謝！首先要謝謝多年來鏗而不捨，埋頭苦幹，為如期完成任務而付出巨大勞動的全體課題組成員，再就要謝謝多年來一直鼓勵我們、支持我們的許多朋友，我們的調查工作、特別是田野工作得以順利開展，我們的《調查報告》得以順利編出，出版問世，和每一位課題組成員的嘔心瀝血，和每位關心者的支持鼓勵是分不開的。

這部《粵西十縣市粵方言調查報告》是去年出版的《粵北十縣市粵方言調查報告》的姊妹篇，兩部《調查報告》合起來就是我們這項“八五”規劃重點課題的預期目標。記得當年在制訂廣東省社會科學“八五”規劃的專家會上，我們曾向與會專家表示一個強烈的願望：希望在“七五”規劃(1986-1990)如期完成“珠江三角洲方言調查”、出版了三卷本《珠江三角洲方言調查報告》的基礎上，繼續擴展粵方言的調查範圍，在“八五”期間完成對北江流域、西江流域粵方言的調查，並爭取再接再勵，能繼往開來地完成對廣東省粵方言的調查，提供比較全面的粵方言資料，比較準確地勾劃出廣東粵語的輪廓和特徵來。衆所週知，方言調查工作是語言科學領域中最具艱苦性和長期性的工作，既然有志於把廣東省的粵方言面貌弄清楚，就非有長期作戰的決心，堅韌不拔的毅力，以“一竿子插到底”的精神幹下去不可。正是懷着這樣的“抱負”，打從十年前穗港兩地幾位志同道合的朋友自願組合到一塊兒，再加上幾位對漢語方言工作情有獨鍾的年青研究生陸續集合到身邊來以後，我們就一股勁兒地從珠江三角洲開始到粵北到粵西，在跨越兩個五年計劃的漫長歲月裏，一步一個腳印地走上這調查粵語的“征途”來了。

如今在十易寒暑之後回頭一顧，當我們捧着三卷本 150 萬字的《珠江三角洲方言調查報告》和一厚冊 128 萬字的《粵北十縣市粵方言調查報告》，接過了從廣東省到全國幾度頒發給我們的優秀成果獎狀時，再看看案頭這一百多萬字定稿待印的《粵西十縣市粵方言調查報告》，一股勞動之後終獲收成的喜悅之情不免油然而生。十年光陰，實在是一個不短的時間，常言“十年樹木”，十年之間，荒山便可成為林海，對於人生來說，十年又該意味着甚麼呢？用最簡單的數學來計算，如果人的平均壽命是七十歲的話，十年就是 $1/7$ ；然而，如果拿一個人的學術生命，研究事業來計算，能有四五十年光景的人，已經相當令人羨慕了。可見十年的光陰是漫長的，也是非常寶貴的。我們這些本職都是教師研究的人，在繁忙的本職工作之余，還能以那麼高的熱情，付出那麼多的精力來從事內容如此複雜的方言調查課題，也算得上是給中國語言學的大廈添上幾片磚瓦，這該是多有意義的稱心樂事啊！

科學無止境，我們所做的這一點點工作，所取得的這一點點成果，對於整個學術事業來說，畢竟是很渺小很渺小的。十年來我們為廣東粵方言的調查研究所做的一切，始終只能說是打基礎的工作，架橋鋪路的工作，提供服務的工作。在《珠江三角洲方言調查報告》出版時，我們便把資料性為主要的思想深深嵌在腦子裏，隨後出版的《粵北十縣市粵方言調查報告》，在前言中我們再次說明“突出這本《調查報告》的資料性作用”，現在付梓的這本作為十年耕耘最後一份成果的《粵西十縣市粵方言調查報告》，仍然是以“打基礎，顯輪廓”為主旨，讓有限的篇幅為研究粵方言的海內外學者提供較多的語言素材，提供較有效的服務。看來我們多年來堅持的這種“提供資料，提供服務”的做法，還是頗受歡迎的。我們常常在一些學術會議中聽到學者們呼籲語言工作者應多作調查，多提供語言資料，特別是方言資料。我們的《珠江三角洲方言調查報告》之所以能夠受到海內外學者的矚目，主要就因為我們所提供的珠江三角洲各地的語言資料，包括字音、詞匯的資料，大都是前所未見的。方言研究的道路很長，我們當然不能滿足於只是提供可靠的資料，步步深入的工作還需要不斷去開拓，去進行。當前我們面對廣東粵方言尚未完全調查清楚的現實，在完成珠江三角洲和粵北、粵西粵語的粗略調查以後，再進一步策劃對省內其餘地方（如粵西南地區）的粵語進行必要的調查，這樣堅持下去，或許再過幾年，廣東粵方言的整體面貌就會清晰出現在我們的面前，今後的深入研究，也就會有一個全面，紮實的基礎，可

望獲得更具學術價值的成就了。

此次粵西十縣市粵方言的調查是在 1993 年夏天開始走上田野的。調查組成員利用了近一個月的時間沿着西江兩岸對當時全部屬於肇慶市管轄的以下各縣市進行實地調查：肇慶市區（高要）、四會、廣寧、德慶、懷集、封開、雲浮、新興、羅定、郁南，在初步整理出音系來以後，又由調查組成員分工負責，再行“各自為戰”，到所負責的方言點去進一步補充調查詞匯材料及其他材料，包括了解人文地理情況，記錄一些口語語料等。我們的調查基本上仍採用傳統的方式，語音方面每個調查點記錄一本《方言調查字表》（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編），詞匯語法方面的調查基本上沿用我們在《珠江三角洲方言詞匯對照》中列出的詞目。由於宗旨、目標和珠江三角洲及粵北粵語的調查是一致的，這本《調查報告》的內容框架和體例仍是按照粗線條描寫，勾劃輪廓的要求來設計的，書中用較大的篇幅列舉十個縣市粵方言跟廣州話、普通話的字音對照和詞匯對照，在“對照”之前分別安排語音比較綜述和詞匯語法比較綜述的章節，由於綜述立足於跟粵方言代表點廣州話的比較，從中可以略窺這十個廣東粵方言西翼代表點的語言現象跟廣州話的異同。為了突出各點的語言特徵，我們在《調查報告》中安排了《粵西十縣市粵方言特徵分佈地圖》，共繪製了 69 幅，比《粵北十縣市粵方言調查報告》多了 23 幅。

粵西十縣市粵方言的調查，仍然是穗、港雙方協作單位暨南大學漢語方言研究中心和中文系及香港理工大學中文及雙語學系（原香港理工學院中文及翻譯學系）的高度重視下，在廣東省社會科學“八五”規劃領導組、廣東省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廣東省教育廳、廣東省中國語言學會等部門和調查所在縣市的教育部門、語委辦、地方志辦以及有關學校的老師、幹部的大力支持下進行的。在調查材料進入整理分析階段，香港理工大學中文及雙語學系在系主任張群顯博士的領導下，組織了包括許謙文先生等多位同事夜以繼日地為電腦輸入排版做了大量繁重的工作。香港城市大學林建平先生再次義務承擔穗港兩地資料傳送的工作，使我們的資料整理工作得以有條不紊地進行。暨南大學出版社一如既往，把本書視同《粵北十縣市粵方言調查報告》一樣，作為出版社重點學術著作，從編輯加工到印刷裝幀，都以優質快速的效率來進行。沒有上述許多單位和個人的熱情相助，這“八五”期間最后

一冊的方言調查報告，也是難以及時出版問世的。在此我們謹向所有為本書的出版費過心出過力的朋友致以衷心的感謝和崇高的敬意。

直接參加此次粵西十縣市粵方言調查及編纂《調查報告》的是詹伯慧、張日昇、張群顯、陳瑞端、伍巍、邵宜、甘子恩、邵慧君、陳曉錦、張曉山等人。負責統籌調查工作及主編並通審《調查報告》全稿的是詹伯慧教授和張日昇教授。我們深知這一出自多人之手的粗線條資料性調查報告，難免會出現一些缺點和紕漏，我們誠懇地期望着看到本書的海內外專家學者們朋友們給我們不吝賜教，幫助我們改正錯誤。在此，我們謹向大家再次表示衷心的謝意。

詹伯慧 張日昇

1995年10月於香港

凡例

一. 本調查報告只是粵西地區，主要是西江流域十個縣市粵方言的初步調查，不能反映粵西地區漢語方言的全貌。

二. 本調查報告所提供的語言現象都是實地調查的第一手資料，都以當地發音合作人所反映的客觀語料為依據。

三. 本調查報告採用國際音標標音，以寬嚴適當，便於比較為原則，調值以數目字表示。

四. 本調查報告除封開(南豐)、郁南(平台)、德慶、羅定四處粵語反映變調情況外，其餘六個方言點均標單字本調。

五. 本調查報告的體例悉依姊妹篇《粵北十縣市粵方言調查報告》(暨南大學出版社，1994年出版)。各點音韻系統均參照《珠江三角洲方言字音對照》(廣東人民出版社、新世紀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歸納方式處理。廣州音和北京音的聲韻調以《珠江三角洲方言字音對照》中所列為準。

六. 本調查報告中方言詞語用字，貫徹從衆從俗原則酌情處理，不着力考證本字。

七. 本調查報告所列語料純係舉例性質，各點詳略不一，都是實地調查所得。

目次

内容提要(英文)	v
前言	vii
凡例	xi
 第一章 粵西人文地理概況和方言的分布	
第一節 人文地理概況	1
第二節 方言的分布	3
 第二章 粵西地區十縣市粵方言音系述略	
第一節 十縣市粵方言聲韻調表	71
第二節 十縣市粵方言音韻特點	43
 第三章 粵西地區十縣市粵方言語音和廣州語音比較	
第一節 綜述	69
第二節 字音對照表	84
 第四章 粵西地區十縣市粵方言的詞匯和語法	
第一節 詞匯、語法特點綜述	467
第二節 詞匯對照表	480
 第五章 粵西地區十縣市粵方言特徵分布地圖	
說明	689
條目	690
地圖	693
 第六章 粵西地區十縣市粵方言語料選錄	
說明	729
語料目次	729
語料正文	730

索引

粵西地區十縣市粵方言字音對照

音序索引	745
------	-----

筆劃索引	763
------	-----

粵西地區十縣市粵方言詞匯對照

音序索引	785
------	-----

筆劃索引	797
------	-----

附錄

I 各方言調查點發音合作人簡歷	811
-----------------	-----

II 國際音標表	813
----------	-----

第一章 粵西人文地理概況和粵方言的分布

第一節 人文地理概況

粵西的肇慶(高要)、廣寧、四會、德慶、懷集、封開、雲浮、新興、羅定、郁南十縣市位於廣東省西部山區、西江流域的中游地帶，東北緊靠清遠市，東鄰佛山市，南接茂名、陽江，西與廣西的梧州地界接壤，總面積22700平方公里，人口560萬。境內自東北向西南分別縱列着忠黨山、三宿山、黃蓮山、雲開大山的支脈，起伏延綿，只有東部的四會、高要擁有小塊盆地和平原。珠江水系的幹流—西江自西向東橫貫境內，河谷地區地勢較為平坦。

粵西十縣地處亞熱帶，溫熱多雨。年平均氣溫22℃，1月平均氣溫13℃，7月平均氣溫28.5℃，終年無霜凍，年降雨量1629毫米。該地區植物資源豐富，向有“廣寧竹、懷集木”之美譽。

秦統一中國後，廣東隸屬南海郡，當時的粵西地帶並不屬南海郡，而與廣西地轄並屬桂林郡，可見歷史上的粵西與廣西有着久遠的聯繫。隋開皇十一年，粵西置端州，領屬數縣。自唐初，粵西數縣方正式從廣西地盤上析出，與廣東腹地連成一體，歸屬嶺南東道，廣東的“東”亦由此而得。北宋末年，端州升置為肇慶府，轄領粵西的大部分地區，直至明清，沒有很大的變動。1952年，羅定縣最後從廣西的版圖上析出，歸入廣東肇慶，即成了今天粵西十縣市的範圍。

歷史上，粵西地區是廣東開發較早的地區，遠在先秦時期，這裏就有北方漢人南遷的足跡。漢代，這裏曾是統轄兩廣大部分地區的“廣信府”(治在今封開附近)所在地。唐代，以州治得名的文房瑰寶—端硯就已聞名於海內外，唐代大詩人李賀在他的詩作中對端硯曾有過專門的咏嘆；日本遣唐的高僧榮睿曾設壇於此，並坐化於端州。當時的粵西還是中原貶官流放之地。北宋期間，著名的鐵面清官包拯曾一度任端州知郡事，中國佛教禪宗派六世祖慧能就誕生在粵西的雲浮。明代末年，意大利傳教士、漢語拼音的開山著作

《西儒耳目資》的作者金尼閣，在這裏建立了中國的第一座天主教堂。這裏還曾是明清兩廣總督的駐地。1925年，著名的鐵軍司令一葉挺將軍在肇慶建立了獨立團，並由此揮師北伐。

粵西地區還是廣東風景名勝會粹的地方，星湖相映的七星岩就座落在肇慶市區。市郊的鼎湖山和封開的黑石頂自然保護區內，覆蓋着數千畝原始森林，是世界北回歸線上罕見的兩個“綠洲”，鼎湖山被譽為嶺南四大名山之一。因石灰岩地貌而形成的大型鐘乳石岩洞不計其數，封開的漁潯風景區素有“廣東小桂林”之稱，亞洲的第一大巨石一斑石就在這裏。被稱為“嶺南聖域”的新興國恩寺始建於唐代。羅定是蔡廷鍇的故鄉，雲浮是鄧發的故鄉。

粵西地區今天的居民大體可分四類：一類是本地人（廣東土著），一類是客家人，一類是福佬（福建閩南移民），一類是少數民族（壯、瑤）。這四類居民各有不同的來歷。

粵西最早當是南方少數民族一百越的世居地。秦始皇統一中國後，於公元前214年發兵50萬平定嶺南，此後有很多人定居於嶺南。這是北方漢人南入蠻荒的最早記錄。這批北人最初由湘江、漓水而下，到達今廣西東部，然後再由西江順流而下進入粵西。有的人進入粵西後，繼續沿西江深入珠江三角洲腹地。晉“五胡亂華”時，又有一批北人沿此路線到達粵北，這兩部分南遷者是最先到達粵西的北方漢人，在此世代墾作、休養生息，故被稱作“本地人”。他們的語言演變為後來的白話。

宋代末年開始，由北方南入福建的客家人又不斷從福建的西部進入廣東地界，聚集於今梅縣一帶。此後在不斷疏散過程中，又有一小部分客家人繼續西進，沿西江逆流而上到達粵西地區。也有一部分自粵北而下的客家人零零星星輾轉到達粵西定居，這就是粵西散居的客家人的來源。

宋代末年，端宗皇帝曾南逃即位於福建，後元兵繼續南下追趕到閩南，閩南軍民大批西徙進入廣東潮汕地帶。此後仍有不少閩地難民繼續延沿海西遷，一直到達湛江及海南。此間亦有少數閩人分散遷入粵西地區，形成了今

天粵西零星的少數“福佬”聚居點。至於本地區的少數民族，應當把他們看作是本地最原始的主人，因為很多歷史的原因，使他們的聚居地逐漸退縮到偏遠的山寨。

第二節 方言的分布

粵西十縣市範圍內，目前通行的語言可分作兩大類：一類是漢語，一類是局限於某些山寨地區的少數民族語言。通行漢語的地區可分白話（粵語）、客家話和閩方言三種；少數民族語言主要指壯語、瑤語。

白話是粵西十縣通行的主要方言，使用人口佔這一區域總人口的 80% 左右。各縣均認為白話是本地話。各縣白話雖有一定差異，但彼此交際一般沒有太大的障礙。

客家話零散地分佈在粵西各縣，以雲浮南部和羅定東南部相對集中一些。使用客家話的總人口約佔全區人口的 18%。

閩方言主要指閩南話，分佈在郁南、雲浮、羅定等少數縣的個別村落，使用人口不足 1 萬。

壯語、瑤語僅分佈於懷集個別少數民族聚居區，其中壯語使用人口有 3000 餘人，瑤語使用人口不足 1000。

下面對粵西各縣市的語言分佈情況逐一作簡略的說明。

一、肇慶市區及高要縣：肇慶市區，市民主要以白話交際，市內服務行業人員大部分能兼通普通話。高要縣使用白話人口約佔全縣人口的 94%，餘下 6% 的人操用客家話。客話集中在北鄉的水南和南鄉的蛟塘幾個村鎮。

二、廣寧：廣寧全縣以白話為主，境內語言較為統一。只有南鄉的排沙、木格少數村鎮，散居着一些客家人，對內使用客話，對外兼通白話。

三、四會：四會境內白話、客話交叉分佈，仍以白話為主。客話零零星地分佈在連口、地豆、黃田、鄧村等鄉鎮，以連口較集中。

四、德慶：德慶全縣通用白話，只有東部的莫村、雲邦等少數村落有客家人居住。這些客家人對外仍兼用當地白話。德慶白話除縣城較特殊外，一般面貌近於廣府白話。

五、懷集：懷集全縣以白話為主。壯語、瑤語集中於西北鄉的下帥等個別山寨。此外，南部尚有少數村寨使用的語言至今面貌不清。

懷集白話大體分南北兩部分：縣城以北（包括城區）為上方白話；縣城以南為下方白話，兩者稍稍有別。

六、封開：封開全縣以白話為主，僅西南角有部分村落有客話分佈。封開白話內部差異較明顯，大致可分南北兩片。南片以江口鎮為代表，包括漁滂及其以南的大部分村鎮，白話面貌與沿江大部分地區相近；北片以南豐為代表，包括蓮都、都平以北大部分村鎮，該片白話的自身特點較突出。

七、雲浮：雲浮縣內分佈着白話、客話、福佬話（閩語）三種方言，以白話使用人口最多，佔全縣人口的 75%。客話主要分佈在本縣南部的托洞、南盛等山區，使用人口將近 25%。福佬話分佈在縣南富林鄉的個別村落，使用人口 1000 餘人。

八、新興：新興縣內有白話和客話兩種語言，白話使用人口佔 95%，客話使用人口佔 5%。客話集中於縣西筋竹區的西部和河頭區東部的部分村落，總人口近兩萬。

九、羅定：羅定縣內主要分佈着白話、客話兩大方言，白話使用人口約佔 60% 強，客話使用人口近 40%，兩種方言在很多地方是交叉分佈。就大體而言，白話主要集中於北部和西部，客話主要集中於東南部。

羅定白話東西兩片間有一定的內部差異，縣城白話屬西片白話。此外，

南鄉尚有個別村落的一部分人使用閩南話，對外兼用當地白話。

十．郁南：郁南（郁南的“郁”原爲“鬱”，簡寫作“郁”）以白話爲主，僅南鄉的河口等個別村鎮雜居着少數客家人。此外，尚有連灘鎮的部分人操用閩南話。